



K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紀六十一

起闕逢攝提格盡彊
園大荒落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大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

按閣本
大明宮

圖入左銀臺門稍北即
太和殿叙西即清思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

故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夏六月丙戌宮王紆

薨

紆順宗子
紆山於翻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真外

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

申錫之寬濫

宋申錫事見
上卷五年

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

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異日考

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據開成紀事大
和擢亮記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臨終按

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
申錫尚在今從開成紀事

郊王經薨

經亦順
宗子

初李仲言流象州

事見二百四十三
卷敬宗寶歷元年

遇赦還東都會

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

復扶
又翻

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

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

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

使衣民服

衣於既翻

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

倜他歷翻倜儻不羈也史昭曰卓異貌

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

之大悅以為奇士待遇日隆

考異曰舊傳李訓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

為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

鄭注善逢吉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

賂注又曰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

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

鄭注極其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端公無歎京

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

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謁諸處困乏逢吉叱之不顧會

鄭注賓副上黨路經東都于道投之自此豁然相然諾情

披述衷款注本亮邪趨而附之自京別第安置注因陳

契稠疊及注徵赴闕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陳

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大和八年三月以布

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訓為入長大美貌口

辯無前常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

然太息曰當世操權力者握齟苛細無足與言吾聞

鄭注爲人好義而求奇士且通於內官易爲因緣乃
往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識遂結爲死交及注赴
闕請訓行京師爲卜居供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上
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款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
今年九月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替
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
於服食或欲寘於伎術或欲令爲神策判官注皆不
願此職守澄遂托從諫奏爲行軍司馬又云去歲春
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
元殿今年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
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年已因注謁守
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
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
去年十一月徵注於潞州又非訓隨注到京也今從
實錄獻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
替記

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

之豈宜寘之近侍兩省官皆近侍也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

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

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悔改

邪

著直畧翻悛丑緣翻
心本猶言心根也

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

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

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

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

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旣而見上意堅且畏

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

四門助教從八品

給

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

倏七四翻

德裕將出中書謂涯

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偓謂曰李公適留語

令二閣老不用封敕留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言二

人即行下書讀而行下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

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

駁北豈復稟宰相意邪復扶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

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義軍事見上卷

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

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

宗閔於興元惡鳥路翻李宗閔出帥興元見上卷元

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

李懷侖作疑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庚寅以李

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

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偓諫

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

晞之孫

晞郭子儀之子

璩德輿之子也

權德輿元和初爲相璩求於翻

乙

已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

唐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

坊六部附麗其旁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即貢院也罷詩賦見上卷上年李德裕罷相故復之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

書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

楊志誠逐載義

見上卷五年

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

歐烏口翻

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

李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將即亮翻

載義母兄

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

不許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

都知兵馬使元逵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為事朝廷禮

甚謹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衮衣及諸儲物丁卯

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

行不宜自便

以德裕自請留京師也

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

度使不復兼平章事

復扶又翻

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

相擠援

非其黨則相擠同黨則相援擠子西翻又子細翻援于元翻又于眷翻

上患之

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去羌呂翻下同

臣光

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

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

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

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處昌呂翻譽音余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

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以明主在上

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荀卿子之言度徒洛翻量音良有功者賞

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

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斷丁亂翻邪

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

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

而蚋集

蚋而銳翻

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

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

譽者爲實爲誣

譽音余

所進退者實爲不肖其心爲公

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

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

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爲朋黨孰敢哉

釋是不爲乃怨群臣之難治

治直之翻

是猶不種不芸而

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溫公此論

爲熙豐發也

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莫州軍

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在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

度副使鄭注為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

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

不受史極言鄭注之姦狀 癸未以史元忠為廬龍留後異曰考

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留後史元忠為瀛莫三軍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有新

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

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

堂帖示王守澄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璠字表翻 注由是得免深

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

使徵為尚書左丞王璠之險躁自可以得禍史言其預甘露之難亦有所自來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巢公

湊薨追贈齊王

漳王湊敗巢公事見上卷五年

鄭注上言秦地有

災宜與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

江及昆明池

雍錄唐曲江本秦隄州至漢為樂遊苑基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

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為民田夫既可以為民田則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閘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於是並城䟽別三泝城內外皆賴

之此池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
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堰
不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圖
經之作當在文宗後故竭而為田也 三月冀王綽

薨

綽順宗子

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初李德

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傳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

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

傳母女師也處昌呂

翻離力

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

德裕自浙西徵見上卷三年鎮蜀見四年

宋申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考

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

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相

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

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

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

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

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

款奏注見上卷上年

考異記曰時論或云款外沽

直名而陰事注按款彈注之文皆訐其隱慝豈有於

人如此而能陰與之合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舉款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

時人皆哂之

笑不壞

類為哂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鎮海

節度使趣之赴鎮

趣讀

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考異曰舊隋傳曰德裕貶袁州長史隋不署奏狀

始為鄭注所忌出鎮浙西按實錄隋出鎮在德裕貶

前四日

今不取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

餗蘇

性褊躁輕率與

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

曲江

古者上巳正用三月之上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已唐貞元間置三令節使百

官選勝行樂三月三日其一也

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餽恃其

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餽罵

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餽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

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

子制以鼎日上初得疾

謂七年冬也

王涯呼李德裕奔問

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

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初宋申錫獲罪

事見上卷五年

宦官益橫

橫戶孟翻

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旣

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

揣初委翻數所角翻

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

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

宦官爲己任

臣考異曰舊傳以爲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官之謀按補國

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閹

獄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

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爲上言之

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

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

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

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

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

恐亦未敢班班顯言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

如補國史所云也無不從聲勢烜赫烜當割翻一注多在禁中或時休

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遺唯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